

# Leech 的语用语言礼貌观

向明友, 贾 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穆迪传播学院 得克萨斯州 奥斯汀 78712)

**摘要:** 自 Eelen 所著《礼貌评介》问世以来, (不) 礼貌研究转向以后现代话语分析范式为主导, 宣判了经典语用语言礼貌的死刑。然而近年来, 随着后现代模型应用范围狭窄、解释力有限等弊端的不断显现, 礼貌的语用语言思潮又迎来新的生机。本文以语用礼貌研究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 Leech 礼貌模型为线索, 对比分析当前主流礼貌模型, 以期为语用语言范式的合理性一辩。

**关键词:** 礼貌; 一般礼貌策略; 语用语言礼貌; 交际利他观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0)04-0001-06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Eelen's seminal work *A Critique of Politeness*, (im)politeness study is dominated by the postmodern discur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s, proclaiming the death of classical pragmalinguistic approach.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of postmodern paradigms requires scholars to recuperate paralinguistic politeness. Drawing on Leech's widely celebrated politeness model, this paper reexamines his revised framework and pinpoints it in the current politeness research trend, attempting to defend this revitalized pragmalinguistic approach.

**Key words:** politeness; general strategy of politeness; pragmalinguistic politeness; communicative altruism

## 1. 引言

礼貌研究在语用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自 Lakoff (1973) 提出“礼貌三原则”至今, 礼貌研究已走过 40 余年历程, 研究模型也由从研究者视角出发的古典客位 (etic) 礼貌 (Brown & Levinson 1987; Gu 1990; Leech 1983) 逐渐聚焦到从交际者视角出发的后现代主位 (emic) 礼貌 (Locher & Watts 2005; Watts 2003) 和交互性礼貌 (interactive politeness) (Arundale 2013; Haugh 2007; Kádár & Haugh 2013)。然而后现代范式在成功批判古典模型脱离语境的同时, 自身却未能形成具有概括性的解释体系, 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个案的即席评价上 (Grainger 2011), 应用价值有限。近年来, 在文化全球化的带动下, 二语语用研究愈加受到学界青睐, 注重理论广普性 (universality) 的语用语言礼貌范式 (pragmalinguistic politeness) 又迎来了新的生机 (Cohen 2017)。在礼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 (Culpeper, Haugh & Kádár 2017), 什么是礼貌 (Brown 2017)、礼貌理论如何在摆脱简单罗列言语事实这一困境的同时提升理论和应用价值 (Terkourafi 2005) 以及礼貌与人际关系研究的联系 (Locher 2015) 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作为礼貌研究仅有的常青树, Leech (1983, 2014) 的准则式礼貌是经典语用语言礼貌研究的代表作。本文拟以 Leech 的礼貌研究为线索, 回溯其礼貌观的更迭, 并对比分析当前主流礼貌研究范式, 以期探究语用语言礼貌的合理性。

## 2. Leech 的礼貌体系

Leech 早期礼貌思想以 Leech (1977, 1983) 为核心, 后期则以 Leech (2003, 2007, 2014) 为代表。近 40 年来, 他秉持礼貌现象的交际利他观 (communicative altruism) 与语用语言礼貌观, 关注理论的广普性与可应用性。本节首先阐释其贯穿始终的两大核心思想, 其次讨论 Leech 礼貌体系的五点精进, 以期勾勒出 Leech 的礼貌体系概貌。

### 2.1 Leech 礼貌观的核心

Leech (1983, 2014) 认为礼貌具有交际利他性 (communicative altruism)。这种利他性体现在言者为维系良好人际关系, 确保听者在交际中合作, 主动运用言语行为将自身价值转移至听者。然而这一过程并不蕴涵言者内心真诚表达礼貌, 而是言者为达到交际目的使用的言语策略 (Leech 1983: 88)。在礼貌交际利他性的关照下, Leech (1983) 提出礼貌原则以弥补合作原则对交际者频繁使用间接言语行为动因阐释的不足。此外, Leech (2014) 认为 Brown & Levinson (1987) 提出的积极礼貌与消极礼貌仅关注言者如何根据交际情境挽回面子损伤, 本质都是言者言外目的与社交目的相悖的消极性礼貌 (neg-politeness)。积极性礼貌 (pos-politeness) 的外延应包括言者言外目的与社交目的相一致, 主动增加听者积极属性的言语行为。

Leech(1983,2014)主张探究礼貌在词汇、语法层面的语用意义。他将礼貌研究分为关照交际情境的社会语用礼貌(相对礼貌)和独立于交际情境的语用语言礼貌(绝对礼貌)。前者强调听者在某一交际情境中对言者言语行为的礼貌判断,而后者关注言语行为的默认语用意义(Jaszczolt 2005)。由于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无法直接获取听者的认知心理活动,加之社会文化情境往往极为复杂,社会语用视角往往使研究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Leech 2014:xii)。而语用语言视角假定言语行为具有默认的礼貌解读,只有当默认解读与语境不符时,听者才会推理出非礼貌意义(Leech 2014:73)。礼貌作为听者语用推理的出发点,是言语功能转变的根源。交际者结合具体情境可推导出表达不礼貌的虚假礼貌(mock politeness)和表达礼貌的虚假不礼貌(mock impoliteness)。在提供概括性理论解释的同时,关注语言本体的语用语言礼貌也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习得二语语用准则,规避语用失误的捷径(Thomas 1983)。

基于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Leech(1983,2014)从间接言语行为出发,构建礼貌原则/一般礼貌策略(General Strategy of Politeness):“言者通过传达属于听者的积极意义,或属于自身的消极意义表现礼貌”(Leech 2007:181)。这一原则支配五对与言者、听者相对应的准则:慷慨与策略、赞扬与谦虚、言者对听者义务及听者对言者义务、赞同与意见沉默、同情与感受沉默。每一条准则指导相对应的典型言语行为。与合作原则相似,交际者可以公然违反一般礼貌策略,各准则相互冲突。准则优先级通常由“慷慨”到“感受沉默”依次递减;消极礼貌准则享有更高的优先级。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可籍由语义强化、语义模糊或语义弱化等手段来加强(Leech 2014:37)。

## 2.2 Leech 礼貌观的更迭

首先,新理论不再预设礼貌原则的强制性。早期理论将礼貌视作合作交际的先决条件,不礼貌直接导致交际失败(Leech 1983:82)。然而这一论断将礼貌原则凌驾于合作原则之上,预设交际中礼貌的必然性,与现实生活中礼貌的或然存在相左,难以解释冲突性话语的交际合理性。修正后的理论指出,礼貌原则是基于设证推理逻辑的语用原则,让步于合作原则。只有当听者发现言者未遵守合作原则时,才会推理出“礼貌”这一会话含义,因此礼貌不再是强制的。同理,玩笑原则与反语原则作为优先级低于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三级原则,为言者公然违反礼貌和使用冲突性言语提供了理据。修正后的理论在肯定礼貌普遍性的同时又不至于夸大其语用约束力。

其次,新理论点明原则与准则间的支配关系。由于早期理论并未阐明礼貌原则与六条规范性准则间的支配关系,招致学者对准则穷尽性(Brown & Levinson 1987:4)

和对理论精简性的质疑(Huang 2014:44)。后期 Leech(2014:91)明确指出准则是对“一般礼貌策略”这一支配原则的阐释,因此即使数量由六条增至十条,本质上仍遵循同一支配原则,理论并非冗余。在合作原则基础上增加的支配性“一般礼貌策略”由于提高了理论整体解释力,也符合学界对“修正的奥卡姆剃刀”的诉求。

再者,“一般礼貌策略”加入对言者面子维护的考量。经典模型默认言者趋于最大化他人利益,最小化他人伤害,最大化自身伤害,最小化自身利益,并未考虑言者自身利益的维护(Spencer-Oatey, Ng & Dong 2008)。理论修缮后不再强调交际双方利益转移的一味最大化和最小化。此外,礼貌价值的转移不再是零和游戏:言者在依靠言语礼貌增加听者积极属性的同时,运用恰当礼貌行为也会增加自身的积极属性(Leech 2014)。这就弥补了早期理论对言者交际过程中对维护自身礼貌(面子)诉求的忽视(Chen 2001),使新理论更符合交际理性。

此外,精进后的理论同时关照非礼貌行为,解释广度显著扩大。早期理论将冲突性话语视为交际失误,认为“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尽可能避免冲突性话语”(Leech 1983:105),否定研究冲突性话语的必要性。近年来,大量不礼貌实例表明冲突性话语不仅是无心之失,更是有意为之(Culpeper 1996,2011)。Leech 将不礼貌视作礼貌的对立面,可以由“一般礼貌策略”衍生出对应的“一般不礼貌策略”。礼貌原则与玩笑原则和反语原则所组成的语用集合则共同解释礼貌、不礼貌、非礼貌、粗鲁等多类言语行为。

最后,使用跨文化语料及语料库增强了理论的适用性。早期理论采用内省法,禁锢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忽视东方集体主义下的礼貌观。后期理论在观察大量日、韩敬语实例的基础上,区分出敬语体系下的二价礼貌以及基于 Brown & Levinson(1987)经典模型的三价礼貌。前者适用于亚洲礼貌现象,而后者在欧美语境下解释力更强。此外,新理论引证大量汉语实例,力图证明一般礼貌策略在东方文化中的适用性。对东西方文化的兼顾进一步增强了 Leech 礼貌理论的普适性,回应了东方学者对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Gu 1990; Mao 1994; Matsumoto 1988)。

## 3. Leech 礼貌理论的地位

Leech 作为唯一一棵礼貌研究常青树,其语用语言理论与礼貌研究的经典语用视角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视角皆有所互动。前者主要包括 Leech(1983,2007,2014)的“礼貌原则”、Brown & Levinson(1987)基于“面子”(Goffman 1967)及理性人假设的“面子保全论”、Gu(1990)及 Zhou & Zhang(2018)的“汉语礼貌原则”以及 Aijmer(1996)和 Terkourafi(2001,2005)提出的默认一框架礼貌视角。后者则催生出 Watts(2003)、Kádár & Haugh(2013)以“习性”(habitus)(Bourdieu 1990)为基

石的“社会实践论”、Locher & Watts (2005) 的“关系工作”(relational work) 框架, Arundale (2013) 借鉴“交互会话观”(Schegloff 2007) 形成的“面子构建论”以及 Spencer-Oatey (2008, 2011) 的“和谐管理模型”等代表性礼貌模型。本节以 Leech 的语用语言礼貌为线索, 分别以语用和社会文化角度作为切入点, 从礼貌的概念界定及广普性和礼貌模型的可应用性及人际关系走向四个方面将 Leech 的礼貌理论与其他主流模型加以对比分析, 以期找准其理论地位。

### 3.1 礼貌的概念界定

经典理论视角大多以语用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客位礼貌模型。Leech 基于 Grice (1975) 的合作原则和 Austin (1975) 的言语行为理论等经典理论, 提出“礼貌原则”, 视礼貌为交际过程中言者听者之间的价值转移, 将研究重心放在一般会话含义层面上的话语礼貌。相比之下, Brown & Levinson (1987) 认为礼貌意义本质上不由语言形式决定, 而是语言及副语言形式在具体语境下推导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语用视角下的礼貌理论大都批判性继承 Leech 一般会话含义层面的礼貌观。Gu (1990) 以及 Zhou & Zhang (2018) 认为 Leech 对言语礼貌的默认含义来自于西方英伦视角, 因此前者在 Leech “交际利他观”的关照下提出适用于汉语文化的“礼貌原则”, 而后者则跳出 Leech 的利他观, 指出中国文化中的礼貌等同于特定语境下的得体行为。Aijmer (1996) 和 Terkourafi (2005) 认为文化语境难以捉摸, 着重探究言语形式在最简语境下的一般会话含义。

后现代社会文化礼貌范式则认为礼貌本质上与语言形式无关, 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境中对言语行为做出的动态评价 (Eelen 2001; Watts 2003; Haugh 2018), 主张构建忠实于交际者解读的主位礼貌模型。而交际者对礼貌的评价依赖于社会文化规约, 尤其是该社会中的道德秩序 (moral order) (Spencer-Oatey & Kádár 2016; Spencer-Oatey & Xing 2019)。Leech 认为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不足以准确获取交际者的内心活动, 相关评价也无从考证, 不应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心。此外, Arundale (2010) 认为礼貌是听者与言者动态推理的产物, 说话人的只言片语不存在面子得失, 也谈不上礼貌。在 Leech (2014) 看来, 后现代视角属于社会语用礼貌, 与“礼貌原则”所关注的语用语言礼貌问题不同, 本质并不冲突。Arundale 所提出的礼貌概念属于社会语用视角下的特殊会话含义, 而 Leech 探究的礼貌则是语用语言视角中的一般会话含义。默认礼貌意义在具体语境中既可以解读为礼貌也可以解读为不礼貌。最后, Watts (2003) 将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恰当礼貌 (Meier 1995) 视作非标记的恰当行为 (politic behavior)。言者只有运用多于恰当行为要求的言语行为, 才会视作礼貌, 反之则为不礼貌。对此, Leech (2014) 认同社会语用礼貌应采用 Watts (2003) 提出的跨越礼貌至不礼貌的评价连续体, 但是恰

当行为与礼貌行为的界限无规律可循, 因此并无必要。

### 3.2 礼貌的广普性

礼貌的广普性是学界争论的热点。经典理论视角支持礼貌在不同层面具有共性。Brown & Levinson (1987) 认为言者在交际时会出于理性, 依据与听者间面子的敏感度, 开展成本效益分析, 选择相应的面子挽回策略, 在减小言语行为对听者面子损伤的同时达到交际目的。Brown (2017) 指出, 虽然具体礼貌实现策略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各异, 但礼貌的广普性体现在交际者理性选用言语策略, 不会在面子损伤程度极低的语境下运用大量面子挽回策略, 而在面子损伤程度高的语境下采用少量面子挽回策略。同样地, Leech (1983, 2014) 也将礼貌的广普性上升至交际理性。他将礼貌原则视作次于合作原则的语用原则, 预设说话人在交际利他观的作用下运用言语礼貌维系人际关系, 以保证合作。因此, 虽然具体礼貌准则受制于文化规约, 一般礼貌策略所描述的言者至听者的价值转移仍具有普适性。顾曰国 (1992) 所提出的汉语礼貌原则体现出 Leech 理论在原则层面的共性和准则层面的差异。Zhou & Zhang (2018) 则认为礼貌的共性体现在文化层面。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交际利他观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 国人在汉文化的熏陶下视得体为礼貌, 表现为谦虚、尊敬他人、友好及有教养。Terkourafi (2015) 指出礼貌具有极强的评价性, 因此将礼貌的广普性限制在交际中自然而然累加形成的行为范式, 仅认为特定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下的词汇语法表征具有共性, 并未上升到 Leech 层面的交际理性。

后现代礼貌理论则与经典理论观点相左, 否认礼貌的跨文化共性。后现代礼貌学者肯定不同社会文化间存在相似礼貌元素的同时, 强调具体解读礼貌受言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多重制约, 不具有理论层面的共性 (Watts 2003; Locher & Watts 2005; Arundale 2010)。因此, 后现代学者大多采用语篇分析法, 依据说话人在交际中的元语用评价 (metapragmatic evaluation) 和事后访谈 (post hoc interview) 等研究方法, 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礼貌 (van der Bom & Mills 2015)。相比于经典语用视角, 后现代思潮过分强调情境间的差异, 在否定礼貌理论预测价值的同时, 也否定了礼貌现象理论化的价值 (Terkourafi 2005; Leech 2014)。

### 3.3 礼貌模型的适用性

经典礼貌理论的广普性使得理论在机构性话语、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典理论视角往往归纳出翔实的言语礼貌策略 (Brown & Levinson 1987)、高度抽象化的规定性交际准则 (Lakoff 1973; Gu 1990; Leech 2007; Zhou & Zhang 2018) 或某一交际情境下的高频言语表达 (Terkourafi 2015)。这些言语礼貌策略可以满足说话人在机构性话语、商务会谈中表达规约化礼貌的诉求, 也使得语言学习者对所学外语的语用原则有较为宏观的把控, 以期规避语用失误。高适用性的经典礼貌模

型不仅为说话人提供直观了解不同文化中的语言使用,更有助于分析情境信息匮乏的非共时、非面对面交际和历史语篇(Brookins 2010)。而诉诸于语篇分析和交际者访谈的后现代语篇分析模型(Watts 2003; Locher & Watts 2005; Arundale 2010)由于过分依赖丰富的语境信息,对背景信息匮乏的历史语篇和非面对面交际指导乏力(Spencer-Oatey 2011)。此外,因为此类模型否认言语礼貌理论化的可能,交际者缺乏理解全新文化的切入点,对现实生活和外语教学不具有指导意义。

准则式礼貌观的普适性不仅体现在经典理论普遍存在的现实意义,更在于理论层面强大的解释力。Brown & Levinson(1987)所提出的面子保全论仅用于解释说话人在达成交际目标过程中所采用的消极性礼貌,Leech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积极性礼貌则将言者的主观能动性纳入分析,强调言语礼貌的修辞性(Leech 1983),提升了理论的解释广度。Terkourafi(2005)的默认—框架式礼貌及Kádár基于修辞传统的礼貌观在充分解释规约化言语表达的同时,则忽视了言语使用在语用推理过程中的创造性(Leech 2014)。Leech所提出的礼貌准则为说话人提供了展开语用推理的参照点。与合作原则相似,交际者通过遵循和违反礼貌准则来编码和解码言语礼貌。虽然这些断言式礼貌表述存在诱使说话人忽视语境,对目标语言使用规则形成片面印象的风险,但普通人对礼貌的一般认知往往是高度概括性的(Culpeper, O'Driscoll & Hardaker 2019)。因此,Leech的准则式礼貌便是对交际者普遍认同的语用概念的阐释性理论。

### 3.4 礼貌模型的人际关系走向

Leech也对礼貌与人际关系的语用学研究这一新兴话题(Locher 2015; 何自然 2018; 冉永平、黄旭 2019)提出独到见解。Leech(1983)早期与Brown & Levinson(1987)一道将礼貌看作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是“防止交际纽带断裂的润滑剂,可以抢先预防并化解冲突”(Brown 2017: 383)。随着不礼貌研究的兴起,精进后的准则式理论(Leech 2014)认同不礼貌现象的合理性,反对构建Eelen(2001)和Mills(2003)所倡导的独立于礼貌的不礼貌模型,构建由合作原则、一般礼貌策略(礼貌原则)、一般不礼貌策略、玩笑原则和反语原则所组成的语用原则体系来解读言语的人际意义。Leech所构建的语用原则间相互制约,具有系统性,基本满足主流理论模型对大一统言语人际理论建构的诉求(Watts 2003; Spencer-Oatey 2008; Locher 2015; Terkourafi 2015)。Leech与其他主流人际语用理论的区别在于他强调不礼貌研究的局限性:不礼貌交际仅在特定语境下符合交际理性,而礼貌则是一般语境下更为广普的默认解读。而以Locher & Watts(2005)为代表的后现代礼貌理论则以非标记的恰当行为为基准,赋予礼貌和不礼貌同等重要性。此外,基于社会文化的后现代范式重点关注语言系统之外诸如情绪(O'Driscoll 2013)、道德秩序(Haugh 2013)等个人和文化变量,而语用语言走向

的Leech礼貌理论则更为关注语言系统本身对人际关系的作用效果。

## 4. 结语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Leech从交际利他主义出发,以会话含义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重点探究语言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的默认礼貌表征,试图构建一套解释人际(不)礼貌现象的语用语言礼貌模型。本节将从理论自身、经典语用礼貌走向和(不)礼貌研究全貌三方面进一步归纳Leech理论的优缺点及发展潜势。

从Leech的语用语言礼貌自身来看,该理论讨论礼貌在交际理性层面的广普性,抽象度高,所提出的礼貌原则与准则可放置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证伪,既满足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Shoemaker, Tankard & Laksana 2004),又具有极高的启发性价值(heuristic value)和应用价值。Leech具有预测性的礼貌准则既可以激发学者对语用意义和礼貌理论的再思考(Pfister 2010),构建新模型(Zhou & Zhang 2018),解释新文化、新语境(Brookins 2010; Terkourafi & Lord 2018),又可以指导二语教学(Taguchi 2011)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研究(Hopkinson 2017),实践意义强,不失为言语礼貌研究的经典之作。但该理论在肯定礼貌广普性的同时,未能明确给出言者由遵循礼貌策略转而遵循不礼貌策略的内在动因。精进后的Leech理论虽阐明了礼貌原则与其准则以及与合作原则间的制约关系,但并未涉及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准则间的关系。合作原则作为人类交际的根本原则,本质上不与礼貌原则冲突,因此礼貌原则不应作为独立的语用原则而存在,而应视作合作原则所支配的礼貌准则(Pfister 2010)。将礼貌原则视作合作原则的准则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Huang(2014)对礼貌原则理论简约性的质疑。此外,Leech未能充分解释虚假礼貌与礼貌原则间的关系(李成团、冉永平 2014),而虚假礼貌也不应等同于讽刺,玩笑也有别于虚假不礼貌(Taylor 2015)。最后,Leech重点关注双方交际,而对三方交际(夏登山、蓝纯 2015)和副语言因素的论述仍显不足。

从经典语用礼貌走向来看,Leech通过理论宽广的应用性维护了这一走向的合理性,使礼貌理论不再是纸上谈兵的空壳。沈家煊(2007: 20)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大宗旨是透过语言事实找出人类语言的共性。言语礼貌策略对礼貌共性的探求符合理论发展的要求。这一走向的发展潜势主要集中在如何提升理论模型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适用性。对语境的认识也不能仅停留在宏观的东、西之分,而应加强对殖民地文化、网络文化元素的考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礼貌理论的实践意义也从简单的面对面交际扩展到多维的虚拟网络交际以及人工智能辅助交际(AI-Mediated Communication)(Inbar & Meyer 2019; Lee, Lee & Ryu 2019)。语用语言礼貌策略的研究者在探究传统交际模式的基础上,应当

关照日常交际的最新动向,在维持理论精简性的前提下扩大其广谱性,调和抽象语言形式与具体语境间的矛盾关系。

从礼貌研究全貌来看,纷争不断的根源在于“礼貌”概念本身存在如一级与二级礼貌以及主位和客位礼貌等概念争端(Haugh 2012; Watts 2003)。学者往往从自身研究视角出发,构建出不同内涵的礼貌模型。研究目标的分散使得礼貌探究在理论层面停滞不前。因此,构建理论化的客位礼貌模型势在必行;这有助于研究者在百家争鸣的礼貌研究中确立出相对稳定的“礼貌”认知,并以此为基础连接众多礼貌模型,为理解不同文化中主位视角的礼貌解读提供可能,构成礼貌研究领域的系统性(Leech 2014: 48)。主流研究倾向于利用主位的礼貌认知构造客位的礼貌模型。在这一过程中,礼貌研究者不仅需要提取交际者对礼貌行为的解读,更需要将其抽象为系统化的客位理论模型。其次,言语礼貌作为高度主观的评价概念,受听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很难达成共识;而产出的言语礼貌表达则相对客观,易于归纳出概括性规约化模型(Terkourafi 2015)。对言语礼貌评价端解读的一味苛求将使礼貌研究陷入缺乏概括性的窘境。最后,我们不可否认当前新兴的冲突性话语研究和不礼貌研究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分析此类言语行为时应关注其触发的理据性,区分特定语境下为交际目的服务的不礼貌言语行为与单纯的庸俗化语言表达,批判地看待不礼貌现象。

总之,纵观礼貌研究 40 余年,Leech 的语用语言礼貌观贯穿整个研究领域,在保留理论简约性和广普性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前主流语境化模型解释力弱这一顽疾,证明了探究语言形式礼貌表征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为当前后现代思想独霸一面的礼貌研究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 参考文献

- [1] Aijmer, K. *Conversational Routines in English: Convention and Creativity* [M]. London: Longman, 1996.
- [2] Arundale, R. B. Constituting face in conversation: Face, facework, and 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8): 2078-2105.
- [3] Arundale, R. B. Face as a research focus in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Relational and emic perspectiv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8): 108-120.
- [4]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5]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M]. R. Nice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6] Brookins, T. A. A politeness analysis of Catullus' polymetric poems: Can Leech's GSP cross the ancient-modern divid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5): 1283-1295.
- [7] Brown, P. Politeness and impoliteness [A]. In Y. Huang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2017: 383-399.
- [8] Brown, P. & S.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9] Chen, R. Self-politeness: A proposal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1): 87-106.
- [10] Cohen, A. D. Teaching and learning second language pragmatics [A].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II* [C].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7: 428-452.
- [11] Culpeper, J.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3): 349-367.
- [12] Culpeper, J. *Impoliteness: Using Language to Cause Off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3] Culpeper, J., M. Haugh & D. Z. Kádár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m) politeness* [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14] Culpeper, J., J. O' Driscoll & C. Hardaker. Notions of politeness in Britain and North America [A]. In E. Ogiemann & P. Garcés-Conejos Blitvich (eds.). *From Speech Acts to Lay Concepts of Politeness: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7-200.
- [15] Eelen, G. *A Critique of Politeness Theories* [M]. Manchester, UK; 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 2001.
- [16] Goffman, E.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ur* [M]. New York, NY: Doubleday, 1967.
- [17] Grainger, K. 'First order' and 'second order' politeness: Institu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ntexts [A]. In Linguistic Politeness Research Group (eds.).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Politeness*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11: 167-188.
- [18]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19] Gu, Y.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2): 237-257.
- [20] Haugh, M. The discursive challenge to politeness research: An interactional alternative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7(2): 295-317.
- [21] Haugh, M. Epilogue: The first-second order distinction in face and polite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12(1): 111-134.
- [22] Haugh, M. Im/politeness, social practic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rder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9): 52-72.
- [23] Haugh, M. Afterword: Theorizing (im) 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18(1): 153-165.
- [24] Hopkinson, C. Apologies in L1 and Lingua Franca English: A contrastive pragmatic study of tripadvisor responses [J]. *Discourse and Interaction*, 2017(1): 49-70.
- [25] Huang, Y. *Pragmatics* (2nd ed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6] Inbar, O. & J. Meyer. Politeness counts: Perceptions of Peacekeeping Robot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Human-Machine Systems*, 2019(3): 232-240.
- [27] Jaszczolt, K. *Default Semantics: Foundations of a Compositional Theory of Acts of Communic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8] Kádár, D. Z. & M. Haugh. *Understanding Politeness* [M]. Cam-

-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9] Lakoff, R.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A]. In C. Corum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3.
- [30] Lee, J. G., K. M. Lee & S. H. Ryu. Vehicle politeness in driving situations [J]. *Future Internet*, 2019(2): 1-10.
- [31] Leech, G. *Language and Tact* [M]. Trier: Linguistic Agency University of Trier, 1977.
- [32] Leech, G.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33] Leech, G. Politeness: 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7(3): 167-206.
- [34] Leech, G.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5] Locher, M. A.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and its link to (im) polite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12): 5-10.
- [36] Locher, M. A. & R. J. Watts. Politeness theory and relational work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5(1): 9-33.
- [37] Mao, L. R.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4(5): 451-486.
- [38] Matsumoto, Y. Re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fac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Japa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8(4): 403-426.
- [39] Meier, A. J. Defining politeness: Universality in appropriateness [J]. *Language Sciences*, 1995(4): 345-356.
- [40] Mills, S. *Gender and Politenes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1] O' Driscoll, J.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9): 170-181.
- [42] Pfister, J. Is there a need for a maxim of 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0(5): 1266-1282.
- [43] Schegloff, E. A.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4] Shoemaker, P. J., J. W. Tankard & D. L. Lasorsa. *How to Build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4.
- [45] Spencer-Oatey, H.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 (2nd edn.)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 [46] Spencer-Oatey, H. Conceptualising 'the relational' in pragmatics: Insights from metapragmatic emotion and (im) politeness comment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14): 3565-3578.
- [47] Spencer-Oatey, H. & D. Z. Kádár. The bases of (im) politeness evaluations: Culture, the moral order and the East-West debate [J]. *East Asian Pragmatics*, 2016(1): 73-106.
- [48] Spencer-Oatey, H. & J. Xing.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evaluation process: Culture, norms, and the moral order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9(16): 141-154.
- [49] Spencer-Oatey, H., P. Ng & L. Dong. British and Chinese reactions to compliment responses [A]. In H. Spencer-Oatey (ed.).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 (2nd edn.) [C]. London: Continuum, 2008: 95-117.
- [50] Taguchi, N. Teaching pragmatics: Trends and issues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1(1): 289-310.
- [51] Taylor, C. Beyond sarcasm: The metalanguage and structures of mock 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13): 127-141.
- [52] Terkourafi, M. Politeness in Cypriot Greek: A frame-based approach [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1.
- [53] Terkourafi, M. An argument for a frame-based approach to politeness: Evidence from the use of the imperative in Cypriot Greek [A]. In R. T. Lakoff & S. Ide (eds).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Linguistic Politeness*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5: 99-116.
- [54] Terkourafi, M. Conventionalization: A new agenda for im/polite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12): 11-18.
- [55] Terkourafi, M. & S. Lord. Tracking opinion convergence online [J]. *Internet Pragmatics*, 2018(1): 88-112.
- [56] 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2): 91-112.
- [57] van der Bom, I. & S. Mills. A discursiv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eness data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15(2): 179-206.
- [58] Watts, R. J. *Polite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59] Zhou, L. & S. Zhang. Reconstructing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in Chinese: A response to Gu's approach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8(5): 693-721.
- [60] 顾曰国. 礼貌, 语用与文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4): 10-7.
- [61] 李成团, 冉永平. 虚假礼貌的实现方式及语用特征分析 [J]. *外国语*, 2014(2): 42-51.
- [62] 沈家焯. 关于外语界做研究的几点想法 [J]. *中国外语*, 2007(1): 19-20.
- [63] 夏登山, 蓝纯. 三方交际中面子的叠加 [J]. *现代外语*, 2015(3): 337-346.
- [64] 何自然. 人际语用学: 使用语言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 [J]. *外语教学*, 2018(6): 1-6.
- [65] 冉永平, 黄旭. 人际关系的语用学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9(2): 19-25.

作者简介: 向明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用学。

贾勉,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穆迪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语用学、人际沟通学。

责任编辑 周永平